

无声胜有声

文/阮骏琳

早些年,我就想写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无数次在脑海构思框架,却迟迟不曾动笔。因为“父亲”这个角色于那时的我而言是无法理解,无法共鸣,更无法感同身受。直到许久未见的父亲,把亲手烧好的鱼肉拿给我,他的双手有些颤抖,默默转身离开时背影已不再是熟悉的倒三角,那消瘦的身形,凌乱的白发,在阳光里显得格外刺眼……那一刻,我心中莫名地涌上一阵心酸,眼眶情不自禁地开始湿润,脑海里关于“父亲”的记忆排山倒海向我扑来。也正是此刻,我明白,我很想写一写关于自己的父亲。

我是儿子,从出生开始就特别调皮。我总是不好好吃饭,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把我拉进小房间一通教育,我的态度又不以为然,我也听不懂他讲的那些大道理,那么接下来就是一顿戒尺教育,直到屁股生疼才明白“不听话就要挨打”。这是我最初对父亲的印象——“很凶”。

是的,我很怕他。全家都比较宠我,唯独父亲成了反差的存在。可能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我的父母扮演着“严父慈母”的角色,也不知道是不是两人有过商量,总之父亲对我的“严”是真正

正正让我“害怕”的。以后的日子,我仿佛总在和父亲“斗智斗勇”。寒暑假我独自在家没人管,他去上班我就偷偷看电视,哪知有次他半路杀个“回马枪”,我躲都来不及,迎来的又是不出意外的一顿戒尺教育。之后,我就会掐着父亲上下班的时间点,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要关注车棚关门声、上楼脚步声等场外动静;考试没考好,自己就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字代表已阅,拙劣的模仿又怎能逃过老师的慧眼,父亲知道后又是一顿戒尺教育,从此只能乖乖听话,不敢再在书本和试卷上模仿父亲的签字笔迹;上中学时有些叛逆,我问母亲要零花钱买了一身跳hiphop的非主流风衣和韩版阔腿牛仔裤,父亲看后非常不悦,脸一下沉了下来,眉头紧皱又对我一通教育,警告我不准穿这身去上学……

多年后回想起那些往事,尽管父亲没提为何当初要对我经常用戒尺教育的原因,但我心里都懂——这是身为“父亲”的无奈。毕竟那时候我还小,大人讲道理我听不懂,又非常排斥外界对自己不认可的声音,完完全全活在自己遐想的快乐世界里,甚至有时分不清对与错,或好与

坏。这种情况下,身为父亲的他为了不让我走“歪路”或“邪路”,只能用最简单最直接的纯物理攻击的教育方式,让我明白任何事的底线在哪。

父亲的爱是无声的。就像他上班明明可以选择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为何还要骑一小时车程回家?因为我在家里,他要赶回家给我烧饭。他不善言语,也不常和我开玩笑或者玩幽默,甚至不记得小时候是否有给我买过玩具,但他见我喜欢滑旱冰,就将一个月的奖金给我买了当时最时髦的旱冰鞋。

父亲虽严,但骨子里透着一股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自带正气凛然的气质,眉宇间有一道很深的竖痕,或许是他经常皱眉的缘故,总之男人该有的硬朗他全有,很实在也很踏实,这与他持之以恒的自律是有关联的。自我有记忆起,家中一日三餐都是他烧的,每月大部分工资和奖金都交给了母亲,自己只留下一点买菜的钱。我不记得他主动给自己买过衣服、裤子或鞋子,只记得他总是穿我穿剩下的,甚至是我高中的校服,在我毕业好多年后却依然见他穿过。

从我去读大学开始,我对父亲早已不再是“害怕”,而是“感

恩”。很多事我知道他不会开口,但我还是读懂了全部。比如他住院做手术时,除了告知母亲以外任何人包括我都瞒着。或许旁人理解,但我深知这是父亲所谓的“大爱”。他默默奉献着自己的爱给予母亲和我,小心翼翼呵护着,又怕打扰我也怕麻烦我。

虽然父亲自诩“怕麻烦”之人,但对我的照顾和爱是极其细微的。在我工作遇到困难时,他会以过来人的经验孜孜不倦地引导我,为我排忧解难;在我想吃他烧的鱼和卤牛肉时,他会提前一天起个大早跑上三家以上的菜场比较菜品后再买回来给我做菜;他还会观察我的兴趣爱好,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节点,挑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由头,送给我那种能精准击中我心的礼物。我想,或许这就是他表达爱的独特方式吧。

我的父亲不善言辞,可他给予的爱,却是我一生都无法用言辞表达的。哪怕我们并非时常见面,可父亲的爱已然渗透进我身体的每一处细胞,悄无声息地滋生,而他,却悄无声息地老去。

刀尖上的暖

文/杜群智

我父亲是生意人,做的是吃苦的生意。他从屠宰场里收回来牛肚,再自己进行加工,做成熟食,卖出去。而我,在还没有读书,母亲也着实有事不能带我的时候,就跟着父亲。

小小的我,站在院外,会被主人家派去帮忙买雪糕、饼干等吃食犒劳大家,报酬就是那些吃食里会有我的一份。很多年过去了,我仍旧能说得上来屠宰的步骤;很多年过去了,我也依旧不怎么吃牛肚。

不吃牛肚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偷吃被父亲责骂过;可能是外面再高级的餐馆都没有父亲做的合胃,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每当我看到牛肚的时候,都会想起父亲的艰难。

父亲的一天是从五点开始的,无论冬夏,他要出门去主人家将牛肚收来,拿到水塘里洗干净。夏天还好,北方的冬天很冷,池塘的水会结冰,父亲需要先拿着铁锹砸开冰块,再去洗,手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经常会生冻疮。生了冻疮之后,手放在热水里,就会很痒。下一道工序就是回家支棱起大锅,煮一煮褪毛,冷热的冲击,我不知道父亲使用怎样的意志力在对抗着身体本能的难过。我经常看到的,是父亲干好活后,用医用胶带将手指包起来的样子。褪毛结束后,父亲暂时将牛肚放在冰柜里,等攒够一口大锅能够容纳的数量时,再一起煮三四个小时,加上香辛料,就成了父亲售卖的商品。这样的场景,我从小学开始见到,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父亲才“金盆洗手”。

等我开始读《庄子》的时候,看到“庖丁解牛”,总会快速翻过去。我的父亲没有“庖丁”的水平,所以他总会受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被刀割伤的次数,就有五回:一次是眼皮,一次是手掌,剩下就是手指。父亲总会说:“耍刀的人,被刀割是正常的”。受伤之后,不严重的,就自己去卫生所让村医缝合包扎,挂几天消炎药,修养三五天,伤口还来不及结痂,父亲便开始早出晚归的日子。严重的时候,手筋被割断,就要同伴们帮忙送到大医院,缝合起来,等我见到父亲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狰狞的伤口,只能看到厚厚的医用绷带。

我小时候天真地问父亲:“爸爸,你痛不痛”。父亲会轻描淡写地说:“已经不怎么痛了”。直到长大以后,慢慢有了医学常识,我才恍然大悟,手筋要接续上,怎么会不痛。现在父亲,还在玩刀,不一样的是,在玩菜刀,我们所喜欢的各种美食,都在父亲的刀下。看到父亲切菜的速度,我总是心惊,总是讲:“慢点、慢点,又不着急”,父亲是骄傲的,手里一点不停,嘴里说:“我玩了一辈子的刀了,心里有数的”。

现在父亲定居在桐庐,一个月里会过来萧山几天,看他的外孙女,女儿很喜欢姥爷,牵着姥爷的手,在姥爷的怀里扭来扭去,爱吃姥爷包的饺子。我看着我忙来忙去的父亲,心头总会不自觉涌上一股暖意。

身为父亲,他用一生的辛劳供养我和姐姐读到硕士毕业;作为生意人,他在乡村拥有响当当的生意口碑。当时光在他的身上碾压过的时候,历尽沧桑的父亲还在力所能及的帮着我。父亲没有读过很多书,在我看来,父亲才是我最终没有读懂的那本大书。

地球online之父亲扮演企划

文/周展宇

如何为人父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靠我们凭感觉和本能去尝试。

——苏珊·福沃德

父亲,在我印象里,似乎是一个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占比较小的词语。

当然,并非在此抹消父亲们的功绩,毕竟这对于那些在外辛辛苦苦工作,在家勤勤恳恳洗碗刷碗、扫地拖地的全能爸爸们非常不尊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亲子交流活动中,父亲的身影总是不那么明显。

造成这样的原因非常多,涉及到的情况也多有不同,在未能全盘了解前后果便评价他人的生活与举动并不合适,在此就不多加赘述。

当然,这样的说法也有相当有一部分是出于私心。考虑到在日后我也将成为父亲,现在对

此大为批判显然是一件十分不智的事情——毕竟谁都不希望出现在射出的子弹彼时正中眉心那样的惨状。

想必部分阅读到此处的读者也看得出来,在如何当好父亲这一点上,我或许和世界上许许多多多的新手、老手爸爸们一样,非常地没有信心。

这让我想起来,前不久妻子问我,有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非敷衍,实在是发自内心的回答。因为准备好当父亲,与准备好当一个好父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曾经听过一个有趣的说法,叫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之一,就是成为父母不需要经过考试,其论点在于许多不负责任的父母,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留下了被称为“原生家庭”阴影的恐怖回忆。

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错误,但的确有失偏颇,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们是第一次当孩子,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都在摸索中前行。

记得有人说过,世界上哪有什么成熟与不成熟,无非只是你有没有学会扮演那个像是大人的自己罢了。父亲这一角色,大抵也是这样。

所以在我看来,准备好成为父亲,就像是做好了舞台剧后台的一切准备工作,剩下的,应该是在一次次演出当中培养与同台演员们的默契,并且好好打磨自己的演技。

我称之为,地球online之父亲扮演企划。

当然,在扮演的过程中,要是能碰到什么天赋异禀的童星,从中学到些扮演父亲的技巧当然是件好事啦,但是把懵懵懂懂的小白演员好好培养出来,想必

也是一件相当有成就感的事情。

这是我一直起来的期待,如果用一些比较潮流的事物来打比方,那我此刻的心情应该和开盲盒前是一样的,不管开出什么样的都是惊喜。

为了写父亲这个选题,我想了很久,没有选择歌颂父亲的伟大,或是描写回忆中的事情,而是写些我的胡思乱想,占用了大家的阅读时间,在此深表歉意。

谨以此文,献给我父亲,以及在地球Online这个游戏中,不停扮演着孝顺的子女、开明的父母、勤奋的同事等等角色的母亲、妻子,还有文字前的大家。

大家都在为了亲朋好友的快乐与幸福而努力生活着。希望大家在看到这篇文章时,能够意识到偶尔放下角色,表露真实,也不会改变身边人的爱意。

生日,女儿送我两瓶酒

文/汪志

农历五月下旬是我的生日。这不,离生日还有好几天,昨中午,我正在吃饭,忽然接到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打来的电话:“爸,还有几天就是您生日了,我就给您买了件礼物,看物流信息应该今天下午到。”我问啥礼物?女儿说,先保密,反正是您喜欢的。

果不然,下午五点多钟快递就将礼物送到了,我迫不及待的打开,原来是两瓶南方的某高档品牌白酒,我网上一查,好几百块钱一瓶呢。怎么想起来今年的生日给我送白酒?我在微信里问。女儿说,知父莫如女,您岁数大了,现在偶尔喝两杯。再说天底下的父亲都爱喝两杯,您辛苦一辈子了,抚养我长大,又送我上大学,如今我工作了,就想到买两瓶好酒,生日里喝女

儿送的酒,会越品越有亲情味。

说实话,女儿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我平时就爱喝两杯,但从不过量,适当饮酒对身体有益,女儿的这份生日礼物值上千块钱呢,我一定要细细品味。

我忙叫一旁的妻子晚餐炒两个下酒菜,妻子说,等生日那天到了再喝也不迟啊。我说,女儿在我生日送来这么好的美酒,我得先尝为快,好让女儿的这份孝心第一时间化为现实。

妻子的两个拿手菜立马炒好了,我一边品味着女儿的“特殊礼物”,一边又想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八十多岁农村老父亲。一个多月前我刚回去了一趟,爱喝酒的老父亲也是每天要喝几杯,我一看塑料壶是从酒坊里买来的每斤十几元钱的散装酒,我当即要求给老父买几箱品牌白

酒,可父亲摆摆手,说这种散装酒他喝了几十年了,早就上口了。但我走时还是买了一箱,可那天我和母亲通话时,得知父亲把那箱品牌白酒兑换成了散装酒,一是喝不惯,二是兑换了好几塑料壶,留着慢慢喝。

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我国对于父亲的孝道,是自古以来就受到提倡的。在古代就有很多孝顺父亲的典范。比如舜帝,虽然父亲对他不好,他依然对父亲十分的恭顺,对同父异母的弟弟十分慈爱,以至于孝感动天,引来大象为他耕地,小鸟帮他除草。

不管是平时的小生日,或是十年一遇的大生日,儿女在父亲的生日来临之时,不管送什么礼

物,都是我们在表达对父亲的衷心的爱,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是无与伦比的。

当我们在努力思考父亲的“生日”该给父亲买什么样的礼物时,不妨反思一下自己到底爱不爱自己的父亲,也和他一样,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

其实,父亲的爱往往是深沉的,甚至是严厉的,就像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的一样,父亲忙来忙去,最后留给朱自清的却是他买橘子时笨拙的背影,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

当今年的父亲生日来临时,你有没有关心一下自己的父亲,可以不送给他心爱的礼物,但哪怕是一个电话,一句问候,或是心底里深深的祝福他平安喜乐呢!

